

李江摄

争先跃进

刘俊磊

“俊磊，今年实弹射击我们更换新战法，又打出了满堂彩！”听着电话那头李班长爽朗的笑声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回了我们初识的那天。

第一次见到李班长，是在兄弟单位的新型检测车上。当时，我配属到防空营前往某海岸参加实弹射击演练。为了深入了解防空知识，我找到了营里经验最丰富的老班长——二级军士长李先进。

见到他时，他正为几名导弹技师讲解新型检测车某部件的功效。说实话，和我想象中的“老学究”形象相比，李班长要年轻许多，而且很爱笑，很健谈。

了解到我的来意后，李班长很高兴，邀请我参加他的教学训练。作为旅队防空兵专业的首席教练员，此次实弹射击任务，他大胆举荐大量的新射手参加。“没打怎么会有经验，怕出错怎么能成长！”面对部分教练员的担忧，他的话铿锵有力。

训练时，李班长要求实弹射击小组成员从基本功练起：练肩功，肩扛导弹对着军容镜定型，一扛就是1个多小时；练眼功，白天对着强光不眨眼，晚上站在户外数星星，扛着发射筒捕捉信号弹；练腰功，在腰间捆上砖块，在急速行驶的车上进行腰肩平衡练习……

几天下来，即便是体验训练，都让我



五次。李先进，陆军某旅二级军士长，荣立三等功

有些吃不消。李班长却笑着说：“这只是实操训练，在我这里，光会打可不行，你还得弄懂为什么打、怎么去打。”说完，他和我讲起自己第一次实弹射击时的经历。

多年前，单位首次列装某型防空导弹，当时训练成绩最好的李先进无疑成为首选射手。然而，在实弹射击当天，导弹由于故障，首发失败。虽然是导弹自身的原因，但对于信心满满的李先进而言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他明白，光会操作还远远不够，要想万无一失，就得弄懂它、吃透它。

于是，李先进沉下心来，开始研究导弹的原理、结构。当时，全团的导弹连都列装不久，所有训练都是从零开始，所以他并无太多经验可借鉴。幸好有军队院校的教员在单位指导教学，趁这个机会，他缠着教员学习请教，常常废寝忘食。教员被他的好学精神打动，返回学校之前，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李先进。

后来的日子，李先进白天去训练场进行实操，晚上在学习室研究教材。每当遇到不懂的，他就会做好标记，然后找时间咨询教员。

就这样，李先进的笔记本一天天厚实起来。他不仅对导弹发射操作愈发精通，更熟练掌握了导弹的检测和维修方法。在之后的实弹射击中，李先进独创肌肉记忆法、目标区域搜索法、顶指顺拉启动法等。在那年的国际军事比赛中，他更是独立解决了导弹因飞行环境温度过高而脱靶的问题。最后，中国参赛组一举夺魁。

听完李班长的故事，我感慨道：“现在条件好了，学知识学技能也便捷多了。”“是呀，正是因为条件好了，所以更要争先跃进，走在最前列。”我清楚地记得李班长眼中对胜利的渴望。

“李班长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去向您请教。”思绪飘回现实，我笑着对李班长说。听到他说正在研究新课题后，我心头一热——他还是这样，永远争在训练之先，争在打仗之先。

(摄影：刘俊磊)

心声

我叫李先进，但我深知“先进”可没那么容易。争先才能领先，求进方可跃进。“再跑快些！”我常常感觉身后有个声音这么对我说。我一回头，发现那人是昨天的自己，正催我迈开步子，奔赴明天的“先进”哩！

哨所门前，一名列兵正在擦拭围栏。那围栏是用树桩做的，雨过天晴，光滑的树皮闪闪发亮。“在这深山里，你们还有这么精致的围栏？”我惊讶地问列兵。哨长已闻声赶了出来，连忙介绍说：“这些树桩原来是发洪水时被冲倒的大树，战士舍不得扔，把它们做成了围栏。”

我探头去细细一看，每个树桩切面都圆润可爱，像泥土里钻出来的小蘑菇。树桩被安上铁链连成一排，好像整齐列队的哨兵。

哨长说：“‘树桩围栏’是战士詹西林做的，我带你去见他。”

我跟在哨长身后进了屋。正值饭点，詹西林把一大盘辣子鸡端上了桌。煤气灶上，萝卜炖排骨的香味弥漫开来，青椒炒肉丝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我们围坐在饭桌前，一个个在大山里孕育的故事穿过凛冬的风雪，散发着热腾腾的鲜香……

7年前，詹西林从陕西老家参军入伍。在村口，奶奶颤颤巍巍地摸着他的额头，说：“西林呀，你从小就不爱言语，到了部队，可不能当‘闷葫芦’。”奶奶不知道的是，工程兵之间的沟通，并不需要太多语言。

下连时正是冬天，詹西林跟着班长一起扎进大山深处的工地。他们要用手推车一趟趟地搬运几百斤重的水泥盖板和砂石。班长从来不肯让新同志推车，只让他们跟在旁边搭把手。有一回，詹西林抢着要推车，却发现铺满碎石的工地上，他根本无法把车稳稳地往前推。望着满脸通红的詹西林，一旁的班长笑着说：“小伙子，当工程兵，一定要有耐心。不然怎么和大山相处？”班长教詹西林把两脚蹬在地上，身体前倾，用上臂力和腰力。说着，他撑起手推车，熟练地向前推去。

冬天黑得早，山上有些路段尚未安上灯。在头灯射出的微弱光里，出渣车和钻机沉闷地蹲伏着。不知道还要往前走多久，也数不清这是推的第几趟车了，大家的心情渐渐像脚步一样沉重。忽然，班长唱起了那首全连官兵一起谱写的《守山战士》：“建设汗流浹背，施工日夜守卫。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亏，我们听党指挥……”歌声越来越嘹亮，就像车轮滚动，轰隆隆地在工地上回响。詹西林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唱着歌往前走。歌声停了，他反而觉得这段路太短了，还想再唱一支歌。

进山出山，来去之间，涓涓细流已汇成汹涌的春涧。山下的田野里，大片大片的玉米苗饱吸了水分。工地上的钢筋铁骨都被浇筑上了水泥，装上灯，亮堂了。詹西林也长出了一副工程兵的筋骨——瘦了、精干了。竣工回营，

在西北边陲，有一种叫骆驼刺的植物，它们在高寒缺水的环境下扎根，用生命的色彩点缀着这片荒漠。

初次相识，骆驼刺给卫生员陈翠芝带来的是针扎般的疼痛。在那次卫生员战场救护训练中，初到军营的陈翠芝匍匐爬向伤员，手掌在不经意间压过一棵小草。她“啊”的一声，摊开手掌，指尖和手心扎满了干枯的小刺。

看着陈翠芝一脸委屈，班长一边帮她挑刺，一边介绍：“这叫骆驼刺，是戈壁滩上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一种绿色植物。”看着眼前这棵干枯的小野草，没有美丽的身姿，没有芬芳的草香，还让自己扎了一手的刺，陈翠芝撇起了嘴。班长笑了：“没让它扎过，就不算我们大西北的兵。”

从那时起，陈翠芝心中萌生了疑问，是什么力量让骆驼刺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长？训练间歇，她总是抱腿坐在一旁的台阶上，歪着头打量这些骆驼刺。

春天来了，陈翠芝第一次跟着车队上高原。“生命禁区”终于露出了真容，刺骨的寒风在荒原上呼啸，卷起飞沙走石。山连着山，山拥着山，满眼皆是黑褐色的山。

直到车队翻过达坂，荒凉才被远远地抛在后头，呈现在陈翠芝眼前的是湛蓝的天空和成群的牛羊。

路越远，天就越蓝，四周洁白的雪山显得更加耀眼。车队抵达海拔近5000米的兵站，许多初上高原的战友都出现了高原反应，陈翠芝也不例外。稀薄的空气让她脸色发青、嘴唇发紫，但作为卫生员，她必须咬牙坚持。

融入大山的青春

■牟静娟

大伙扛着镐锹。实打实的钢铁扛在肩上，像闪闪发亮的钢枪。天边，喝彩的春雷轰隆隆地响过士兵方阵。

二

詹西林成为班长的第二年夏天，天气炎热，连日暴雨像密集的子弹般砸向大山。哨所官兵提前接到撤离通知，只在山下远远望见一道道雷电从空中滚过，漫山洪流奔向沟壑。10天之后，由詹西林和多名骨干组成的党员先锋队带上工具，从山脚的临时住房出发，踏过断裂的山路，踩着没过小腿的淤泥，徒步十几公里走回哨所。

作为开山凿岩的工程兵，战士们习惯了洒着汗水去建设、喊着号子去开辟。这一回，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家园。一辆辆卡车加速开了进来，一台台大型机器轰鸣起来，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镐锹，紧锣密鼓地“缝合”着道路的“伤痕”。眼见路面一点点平整起来，队长又提出要求，要在恢复道路通行的基础上把此前的排水沟重新修缮。班里的年轻战士私下向詹西林抱怨，按时间节点恢复道路正常通行都很吃力，还要赶着把排水沟也挖出来，有必要吗？詹西林却明白，班长的决定绝不是一时冲动……

几天前，詹西林跟着队长一起到山上勘察灾情损失。在那些绿得发乌的杂草间，他们竟发现了许多老工兵修筑的防洪坝。这是再好不过的防洪缓冲带，藏在无人的深山里，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注意。这些大坝在风雨之中沉寂

了几十年，坚实可靠地挺立到今天。

此时，听詹西林说着，战士们好像也触摸到了那些老工兵们亲手修建的大坝，竟感到自己和这些大坝也有几分相似之处。大山里的兵，有着山一般的坚韧。3天之后，战士们不仅如期完成道路施工，排水沟也修缮一新。詹西林看见曾为哨所遮风挡雨的大树被洪水冲刷，不忍丢弃，就把它们做成了围栏，立在门前。

三

詹西林当兵7年了，还没有对象。家里人介绍的女孩曾千里迢迢来队，看望这个亲戚口中阳光帅气的“兵哥哥”。一听说女孩到了营区，刚下班的詹西林立刻就往连队跑。见了面，詹西林却不知该说什么好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，索性放在固定位置——紧贴裤缝。没过多久，女孩就闷闷不乐地走了。詹西林愣在原地，心想是自己不善言辞，惹女孩生气了？直到他站在水房的镜子前，才明白过来——头发是脏的，脸是花的。看看自己这身灰扑扑的军装，詹西林不由得苦笑起来。

风吹绿了大山，也吹送来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战士们闷了，都喜欢朝山喊一喊，让烦心事随风飘去。詹西林爬到山顶，阳光铺洒在山坡上，他看见了坡上青青的草色和艳红的山花，看见战士们挺直了腰杆在山风中巡逻，淌着汗水的臂膀在微微晃动。“啊——”詹西林朝着山谷大喊，喊声在空旷的谷间回荡……

那天下山的时候，詹西林捡回了几根树枝，拿回哨所插在玻璃瓶里。这几根树枝成活了，直到现在还鲜嫩地绿着。詹西林说，他准备清明的时候休假回家。去年，奶奶过世了，詹西林因为临时任务没能及时赶回家。今年，他要带上一把大山里的树枝和一束洁白的花去看望奶奶。

又一年春风细雨，如期间候这片军营。岁岁守望，默默付出，在我看来，士兵以青春染绿了大山。

(摄影：林宗钰)

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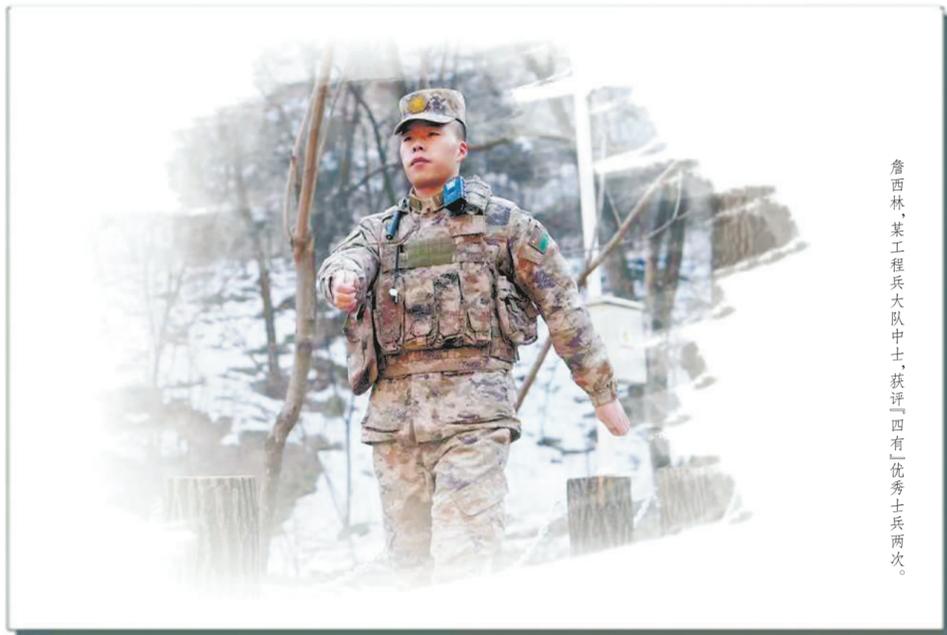
来到这处偏远哨所，看到战士们手工做成的“树桩围栏”，书桌上玻璃瓶里插着的几根树枝……他们工作的苦累艰辛与生活的细腻诗意形成巨大的反差，也深深打动了。离开哨所时，詹西林说，他用山里的核桃做成了小工艺品，要送给我们。现在，每当看见这精巧的手工作品，我总会想起山里的战士，他们“进山染得山翠绿，守山守出深山情”。

(牟静娟)

长征

第6072期

本版图片制作：张鑫瑞



詹西林，某工程兵大队中士，获评“四有”优秀士兵两次。

戈壁花开

■赵林

诊断、拿药、供氧、嘱咐注意事项……兵站楼道里，回响着陈翠芝来回奔跑的脚步声。

安顿好所有患者后，窗外的夕阳也即将没入群山。陈翠芝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，为自己戴上鼻氧管。无意间，她向窗外瞥了一眼。夕阳余晖下，一大片骆驼刺在风沙中摇曳着身姿，傲然展现生命的美。

“陈翠芝，快来看看这个新兵咋回事！”听见呼喊，陈翠芝拔掉鼻氧管，再次起身奔向属于她的战场。

夜里，低压缺氧让陈翠芝无法入睡。她坐起身，又将目光投向窗外。皎洁的月光下，骆驼刺依然挺拔。雪花落在它细小的叶上，却不能撼动它分毫。

春去秋来，陈翠芝见证了训练场上的骆驼刺一次次凋零、吐芽、开花。如今，陈翠芝已然知晓，这种植物地上的枝叶不过40厘米，而地下的根系却可以长达20米。枝头的小黄花不仅美丽，而且因为具有多种功效可以入药，甚至在花朵被摘除后，仅需20余天就能重新长出。它将根深深地扎在西北戈壁，将枝叶奉献给这片土地，它的形象也深深刻在陈翠芝的心里。

印象

婚礼那天，当我们出现在彼此面前，我才注意到你头发上别了几朵不起眼的小野花，一段回忆突然在我脑海中浮现……那年在高原路上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你坐在副驾驶座上看向窗外，兴奋地说：“快看，路边的骆驼刺开花了！”我的目光投向了窗外，每棵骆驼刺上都点缀着一朵明黄色的小花，这抹荒芜中的灿烂拨动了我的心弦。后来，我看到有人这样赞美骆驼刺——它以磅礴的根深扎大地，顽强笃定、努力绽放。

(陈翠芝的爱人、新疆军区某运输旅一级上士 叶东明)



一次，陈翠芝，新疆军区某运输旅中士，荣获嘉奖